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十八

蕭山　朱櫄

武備

軍政前

請嚴軍令　高去奢

陳武備十計　劉武元

請計餉核兵　王永吉

復軍政考選戍例　季開生

更定八旗兵制　林起龍

陳軍政五事　葉舟

嚴禁派累軍需　胡寶瑔

籌戎政九泉　彝阿納

請嚴軍令 順治二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呂高去奢謹

題為

神武震疊已遠，師中約束宜嚴，

聖明特加申諭，以著

皇仁，以成大業事。臣讀孟子之言曰，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又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蓋言天下大勢，定于歸民，而人心歸往推原

仁主。今天下困極矣，幸我

皇上救世除暴安民，甫定秦豫，權復師江淮，不

忍置一方於膜外矣

王者四海一家之規也臣若束兵去所以抗不然也況我

義救所指仍有逆我頒行者立誅無赦以顯

天威可年闔門迎降地為順我之民矣殘掠不

免不惟阻人投誠之路

皇上安民之意耳昔漢高入關中吏民安堵如故今

能滅秦蹙項不五載而底定天下之時伯顏兵

下臨安一人不殺史冊稱為盛事

王師已抵錫山知江淮之民愚不恭義欣歸恫如諸

時宜仰體

皇上不嗜殺並心儆復之故予鈐東三軍使地方秋毫無犯以慰人望義詔戰士皆從征來經難係手狀節制太嚴或眾志不附天下地完之

朝廷論功行賞皆有開

國家之典立而何得不約誡軍士懷得高伯教於手莫於古者也已

皇上速救行間凡已降州县勿殘勿掠使士民安輯庶四海欣悦而吳楚越閩皆聞風思歸則天下可傳檄而定之

陳治亂十計 順治六年

欽差巡撫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爲
國事懷憂致忠出策謀陳愚見以冀安攘十計事 臣
竊聞古帝王之定天下也以兵威治天下也以仁政
威足震羣雄仁足治人心故請兵治亂與文崇政
振法紀以肅羣工綱紀修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
歸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自宸衷表率內外文武諸
臣聞識時務以撥亂反治為心以靖逆安民為務處

治理可臻而風俗可变也哉

朝定鼎之初首下蠲卹之

詔天下臣民。魁首殺足。仰望太平。莫不斂欽而歸向化之也。是以一征而江浙定。再征而閩廣伏。黔滇諸邦旦夕可入版圖。天下之大未有如今日者。夫何而將帥籌謀。激成異變。江西一叛。而廣東隨之。良由閩之不果。以致釀成大患也。孰謂滿洲舊人中無將才之才畧乎。且

命將出師。道途阻。動經年月。運糧載芻。勞民動衆。及殺戮炊城。旋即班師。又無重兵以彈壓之。

為且堅貴終成何濟臣以為

國家之大事立兵固一有必精定之者聯係參勢地不快於速謂呼應即是文不難於速滅而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於此臣然陋無以身受

皇恩隆重竭歷周折則若種之事親歷三年深有見於時勢之難言也因不敢據言而終不得不言臣伏枕憂思心血已竭就今時之所宜切條為十策披瀝密陳伏祈宣揚

聖衷而存一成之局共銷未萌之患以肇

皇國一統萬年之業也伏乞

揀擇馬、

計開

一曰選大將以張撻伐夫練兵一事今種之安危繫焉、得其人則足以勝、不得其人則易以亂、今之大將必須簡用洞曉兵武根趣險之宜、選可才勇兼足以鎮伏兵將、每練習方、約束有法、更言可之日、則保蓄銳氣、當戰陣之時、則奮命衝殺、匪之士兇、它其不然、濫事、今時則不過之領兵郎目、動以百計、平時並不揀練、出兵並無行伍、從賊害

民從兵燹餘為綠兵者且使當其權勢以作
威福竊其貨財以充橐橐是法之不行實
上犯天又安望其臨陣殺敵戮速定慎選調
將以張撻伐之權伏乞
聖裁
二曰議節制以重兵權夫綠營之職武以統之將
平邦國鎮將與各節制兵馬統其調發任
武重在巡緝則次之亦為提督軍務之
命武職大將領衛所於官主統節制調發舉動
敕書謂裁甚明今有提督綠兵有鎮將綠兵皆歸曰

軍門而道府等官皆其所屬，即前任江南督臣洪承疇刊布條約，提督及總兵等官不許擅拏軍門，不許擅理民詞，不禁其所為，置不問。至於征調兵馬，內出時入報撫臣酌勘，俾往稽核，庶無悖乎。兵驕惰悍，自總兵養成之也。即如逆鎮金聲桓手握兵權，竟無忌憚，其撫道其為無足遏兵禍，將一聽其指揮，何事不可為也。從總兵敢專戎務，不同專轄有司，前撤可鑒，亟宜申明職掌，以重節鎮之權。伏乞

聖裁。

三曰用新旧以奠疆圉哉。

陈将兵威讲武，无远不服，且以为创之易，治之难，今天下知足人才之大抵新者通文理而少技者，旧者故技艺精而疏文理，方今

要主求贤图治，任用旧官，如江楼章于天，凡旧官手先事失于调停，临事不能揆者，一旦被其凌逼，尚苟延性命，受兵部倒戟，为之打造炮车，其忠

君爱国之余，何至日日为痛恨切齿者，均之如今日需才甚急，当不论新旧各官，择其才成精重启官最久有技者而通文理者，以之擢用，要地运用等

盡必有功業可觀伏乞

聖裁

四曰議巡方以專責成夫撫臣以察吏爲職故一

年報

命、凡屬臬有令有實事、則守其業而爲之處處輕

重、惟設政張弛耳、至明季則條嚴武職、專權太重、

行事太過、不論賢否勇怯、以舉劾而招權納賄

之門、加巡撫重成學而府以劾將爲傷、容錢遠

宗至時至再至三、而一旦叢起、不則激民大禍、臣

矣以爲宜從一本、可而矜式、亦有猶往、皆專都

察院職銜，撫臣亦御史耳，皆有繞房科背捺，
以撫臣巡視一方，必親臨各縣，宣揚
聖德，詢民疾苦，興利除害，釐奸剔蠹而已，至於查
查盤拿訪犯，皆以季隨陋習已久
旨嚴革，今巡撫仍不遵依，名為查盤，實為納賄，至於
拿訪犯，盡違巡撫衙門牌，一切盡門承差皂快等
役，皆本土人之，平居作害良民，家資豐饒，巡撫
甚受賄，則撥充為役，不拘私豐買訪，賣訪，而真
正大奸大詐，概以賄脫，其有延害良民者，不
知凡幾，須痛加革禁，總之撫臣專以察吏為

更如將頗有不法之更必撤揭根柢種種勘明

會議

題

恭不自因以上恐起案伏乞

聖裁

五日設部官以司兵餉蓋兵以餉為主兵餉足

兵丁也今外省經制已定而糧餉所需不過以養

垣之正餉代本垣之正用而京運豈可省乎宜設

部官一員經畫籌糧商稅等項精查缺額侵冒

等弊按數扣除隨宜區處再有不足仰給於

朝廷撥補於別省捐徒發給代擬有常餉兵有常

食廩將士得免於饑乏而糧餉亦至於冒濫此經久之道伏乞

聖裁

六曰重兵備以資彈壓切惟初闢之疆暫設為郡改移二三兵備道臣分猷共理凡募兵犒餉察吏防戎皆監司之責一縣而必總其轄而總督權甚重而体原道尊今之兵道總鎮視為虛器兵將之勇怯營伍之虛實兵馬之缺補糧餉之盈縮道臣亦被過而問焉日望風承旨於鎮將之下以大拂其責即居裏豪吠而煌煌

勅書皆不敢爲、臣以爲執道、一体、而將士皆其護嚴以

倣節鉞之迭伏乞

聖裁、

上曰議陞調以勵將士、支將告三軍之政情以勸之、

將兆賞罰、去以將其兵、

君兆賞罰、去以將其將、果能推堅克敵屢奏功績者、

即當加以優賞、到而陞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

然將可陞而兵不可調之令之將皆素畏悍卒、

自備壯馬、凡有不剛、一呼即起、其在於習、且三

年五年、久居一方、陞授去職、此功臣所以灰心、

戰鬥為之表章也臣以為有功者立當陞調然
陞一級即補一級充其缺而使其亦一轉移間則
耳目新而驕悍馴得免召募之費矣伏乞
聖裁
曰慎降將以用其方蓋降將其中懷叵測原以
勢窮力竭不得已而降之也首宜帶赴京師或
給口糧之資以靖其眾我撫散之後以業其身
總之初我收心還有異志降兵亦然如逆鎮金聲
桓既為巡撫耿焞者今幸總督宣大南北遠隔
呼應難通萬一逆王以脅從保其不附和金逆而

叛反乎臣思以為降卒降兵均須安置得宜多
不可有知之安插之術乞
聖裁
九日選守令以撫殘民且省兵之費皆於民而兵行
之處民生被害况守令之利剝於民經略帥之
利剝於兵之尤惰
國家用人不貴為人擇地須為地擇人凡地方緊要
之處大宜擇其年力精強才學超厚亟通武事
者用之有能加意撫民盡職稱職者以三年為
率即行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

武功並論，即行超擢，如其才果恢宏，可當大任者，即由此而為兵備，為按，為督，亦不宜者，惟以循敘而升。令之守令皆虜于鎮將之門，昔皆到任半行，今則自非謁見，甚者答應之際，皆備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許多庸革者，此之今多兵馬禁與之際，糧餉必需，而守令者必將追取于民，東塗需於州縣，隨骨竭於徵輸，鳥驚魚散，意弱傍離，狡健者勢必嘯聚為賊，是以按之而不信，諭之而益憤矣，必須守令之賢者，知民疾苦，曲而化導，安撫字於催

科之中、而農之愛之、民未有不親於上者、故民
安而邦本固、無保防永世之良圖也、伏乞
聖裁
本日設啟心印以來機密、支體撫之中、不過一中單
簇數而已、左右皆得人、凡機密軍情、未必如心
腹之人而可與相商約如印有無切要、
傳寫瑣末、若而傳聞已遍、此個最大、且恐以為當
聞、
照各部之例、凡體據衛門宜設諸例啟心印一
員、使後來、因以商確、如何、伏候

責亦以清字兵疏，庶傳宣省而事務亦有裨矣，伏乞
聖裁。以上十策，實出因
國家患忠。臣目擊時事日壞，寔寔皆姑息而苟安而
言之美不敢要整飭，又因而聆來禍亂之階，臣拙真
無學，不顧忌諱，謹據事密陳，伏乞
皇上俯賜
宸鑒，大奮
乾斷，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部臣密議速覆施行

詳陳核餉清兵疏 順治九年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為遵

旨具奏事。臣永吉具有四方水旱異常萬分一疏，隨奉有

旨：這事說的是。王永吉必有良策，著詳明具奏。本核餉

清兵，原是一事，故蒿目籌畫，如何兩便，著戶兵二部

會同確議速奏。許臣有真見者，亦許直陳，方略不

同泛論往事之

旨。據請

明諭，不勝惶汗。竊念臣至呆昧，感了憂時，不能安枕

中救林惕通陈发兄上读

宸聪原云嘉谟足资

庙算及度里维恭绎

明旨核饷练兵原係一事，策之良、实无良于此者，故因

皇上详陈之，臣闻兵不贵多而贵精，饷不可裁而可核，除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新有马步官兵正在临戎，各省分属满汉驻防官兵，俱係旗下，无容轻议外，其山海永平蓟州密云昌平通州天津易州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镇，山西山东、河南江南浙江江西，凡督抚镇道副参游守营

題

徊隘經制之兵、並無老兵當汰、弱兵當汰、病廢之
兵當汰、亦並無逃故之兵當汰、傷亡之兵、混冒之兵、
占冒之兵當汰、亦並無老病馬弱馬瘦馬倒斃缺
額之馬當汰、共兵以十名為率、汰二名、馬以十匹
為率、汰二匹、則減去二兵之餉、二馬之料、共失四數
張定勒令開除、俟歲支餉足另
招補、積而計之餉以萬計為率、一歲可省二十萬、今
查六省十五鎮經制兵馬、歲支餉銀七百三十五萬
兩零、米六十八萬六千石有零、豆十二萬三千石有
零、草七百七十一萬束有零、總算每折、約共用銀八

万五十餘萬，若傳汰十分之二，計共裁省銀一万
七十餘萬兩，即以此裁省之數，除撫清楚外，雖
查直省災傷輕重，酌定分數
蠲免，亦並有餘矣。若伍少一卒，即少一養廉之兵，則
少一養兵之餉，樞部減目一分，軍需則有可寬目一
分。散於兵精則餉省裕，減一時則民省安，計不出此，往
表重死兵民共，既無周度年，兵既不可以轉耀，則民
係戲，時復聚而為亂。民以賦急而戰生，兵以民窮而
餉斷，兵民交困，請以王於兩傷者兩相權之從長，必
謂傳兵招怨 王景瑞，殊不知挑選精壯之兵，必有

應得之餉、並不扣尅、怨從何來、我語近故傷也、單
中原無見人誰為騰請、至於中節痛處之往、行
戈不堪禦侮、即稗官何能為害、其道言驕戲、小
胥清談者、於古有一項耳、軍令其主宰能為
筆竟耶、傳兵糧餉、撥之

國法甚正、質之兵心亦安、固執然可行、無可矯破哉、

伏乞

皇上勅部詳加核議、不敢謂臣言之甚當也、臣有請焉、
湖南等省、望風生變、湖北援師、率調即潰、平
時對敵、並無陣傷、此日奔逃、又多是散兵名：

奏者不近二月
實在何故戕勢枝捐，全無塙數，罰將節，明白呈
然各兵營馬，不撥開除月餉月米，仍索舊額，賞接
惟有大齊呼餉，不肯實心練兵，漏卮不塞，將成
江河。即使時和年豐，
國用安而不敷，民生安而不饒，職由此推之，各處征
戰官兵亦當廣行汰核，未可以戎馬倥偬，抛置不
問也。據實詳陳，字多逾格，伏祈
聖鑒施行。

軍政考選成例　順治十年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題為謹因考覈精核之

上傳敬陳軍政考選之成例以承國考課大新激勸

事。臣伏讀考覈精核以示勸懲之

聖諭仰見

皇上留心軍國加意考核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甚盛

舉也而臣因之竊有請焉蓋我

皇上勵精圖治既已大計廉吏以澄外治復甄察京職

以修內政兼復考核而甄別之至有不治民

而不安戎務，以為戎鎮。一省戎鎮，一路与將校相表裏者，鎮匡也。鎮匡而得人，則能固國而安民；鎮匡而非人，必至縱兵以害民，或養賊以毒民，偽已食贓剝軍，積纏患作，從其由也。今乃殘虐如此，時行表虜不任調遣，如孫布素；走病炎至失職，如高第，比比而是。至於偏裨中貪暴不法者，屢入彈章，庸病不堪者，頗為請代。若是者，豈一日之積乎？夫使其患已極，疾已篤，而後請黜請代，不已晚乎？則軍政考選之舉，有事事不可緩者矣。查會典，因例於省三年一計，京官六年一察，軍政則合內外五年

一考選其照行一如大計例今大計已行三次

京察亦有定期武臣則六年來未閲甄別

殊屬縱而無以勸懲戒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會典軍政考選舊例請

旨酌定速行庶貪悍衰庸皆歸先爾淘汰而至賠

稍考覈贓恣生民而皆核益歸收贖措之用矣

更定八旗兵制疏 順治十一年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

欽查會典舊例更定八旗兵制以重萬世富強之本事竊論語曰足食足兵夫食足則富兵足則強足食之策臣已於京倉積貯一疏略陳之矣臣請復以足兵之說進我

皇上採擇焉我

太祖

太宗撫以一旅雄師遂我

皇上掃蕩逆氛削除叛逆勢如摧枯拉朽三年洵統一

海內，歷觀史冊，從古以來，同天下之速之易，未有
如我
皇上
者、皇親兵動去敵于天下哉，但臣閱兵在
威京、去餉而留、今至京師有餉勿窮、細究其故蓋以
盛京地方、素稱沃野、一切柴草魚肉菜蔬、價值不昂、
莊頭部落、負去近揚、是以人不以兵為苦、今天下
一家、止有征調、更番迭出、往返動輒千里、馬匹十損
八九、且南方卑溼、軍裝器械、去不得潤、諸何不作
生理、專靠地土、而地荒路遠、量建水旱、蓋之新設
莊頭不能營生、反取家糧、必加賠責、攜家而逃、

禁止營造等

日用紀料不行，物價騰貴數倍，況日月有限，
而軍器什物棚仗馬匹之一不得自備，兵安得不
窮乎。日思明兵以出一月，而馬匹器械供取之於官，
今滿兵一人出征，都屬有帶六七人者，有帶三四人
者，馬匹多者四五匹，少者二三匹，而馬匹器械，多多備
之於己。明時多援天下之兵以防邊鎮
我靠八旗之兵援天下，援之時地，勞逸迥異，甘苦懸
殊。明兵之邊通，日查會典，開載馬政，有不堪馬匹外，
邊馬匹、家丁馬匹、巡捕馬匹、值差馬匹、軍牧馬匹，
請欽開載單裝有號衣、胖襖、褲鞋、布花、雨帽，甚

行該款開載，器，有盔甲弓箭弦條刀鎗弩銃
旗牌鞍帶撒袋鞍韂數，該款開載草料，有
收貯草坊在場草束太倉黑豆該款，以上皆例，
應一應用給兵，今十年來，外而邊達，未有查討馬
價，內而支軍器軍械裝，而三大營四衛營，標刀紅
盔圍子手，大漢將軍，裡九門，外七門，
皇城四門紅鋪該色軍丁軍器馬匹草料，俱已載單
外項錢糧，新免主民字，徹解在部字，不以給兵支
用，何處者今凡歲俱查，今尚未畢，八推舊兵因
朝廷禁旅，此換九邊，南極事方興之，定有四事，不查

會典何與伏乞

皇上俯念則天下無此兵者天下亦無此兵已屬得國

難拘陳例隨時制宜因時立法仍以天下原設

額兵餉糧查照會典通給八旗兵丁則人強馬壯

兵精器足益增

九重之威勇更壯一師之聲勢懾動鄰國之耽間消弭

四方之窺伺久出遠征可無瘠累之苦列成屯也

而饑攜攜之嫌一舉而眾善備矣然既例有不可

參拘於官買馬匹便覓多陽度損不堪騎操枉費

戶部一項草料錢糧造辦器械脩設不一難忍不堪

使用。往费工部一项匠役钱粮。且徵本色累民。虽深合无将马匹草料军器军装各项钱粮。照数折徵。估定价值。或一年给兵一次。或三年给兵一次。或遇出征之时给兵一次。使自喂马匹。自制器械。既无冒破之弊。兹省工匠之费。此又可久之极便者。

且儒生也。本不知兵。但闻语曰。兵多则冗。人寡则弱。揣时度势。私忧过虑。冒陈及此。如果可採。伏乞

皇上

敕下该部通查会典。确议详覆。更定八旗兵制。以重戡乱定祸之本。万世当法之业。永远无穷矣。

敬抒管見五條 順治十二年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臣梁舟謹

奏為遵

諭陳言事臣伏讀

上傳令在京七品以上文武[illegible]滿漢官員凡當職之內詳切敷陳以資採用臣雖冗員敢抒所見毋同注謬其言當閉塞素款款臣敢不就職掌所聞敬抒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清冒占之兵冗兵不裁則糜餉冒占不去則耗兵今提督以下各營之兵多者千餘少者亦不下

數萬、豈人，兵皆勁卒、足供騰驤之用矣。臣

查十年六月內、臣部前任尚書王永吉奉為

欽奉

上傳節事一疏、內議兵制、當核語

諭旨：精核、將境內實兵通盤打算、某鎮衛防兵若

干、某營若干、俟成年宜裁、若干悉照次舉行。

增減何宜、併是近亡缺額、老弱冒占之兵。

畢竟積弊相仍、偏報名錢、卽空之有名報不、

過虛、及故事、未常實力奉行、是以核其額

可省之兵、而未、核其額內之實之兵之益

必而力益單、不戢以裁兵而反受兵之害乎、匡

以為直表

飭各營按資冊查數造花名冊校閱、遣去精撤才

餉兵必逐查覈閱、操期營兵弱兵〻、去留兩有

不實者、詐情捏飛季侖屬、應稽查嚴而胥盡杜、

而收驍勇之用矣、

一曰立賞勸之典、賞善罰惡、二者不可偏廢、務賞重

罰輕、武弁悍卒益驕橫而不可制、日近見軍政一典、

本朝十年以來、方始舉行、及查營按閱取各冊、八旗吏

部、大小武職、或三四十餘員、內止該兵二員、副將

二員，參將遊擊亦不過三十員，其從皆都守千總
而已。即此三十餘員鎮將，又大半係解任裁缺綠
營陞任之人，其現任請受者寥寥數員，點綴了事。
亦甚皆大貪大惡之員，其餘鎮將參遊等官，款
皆就之守法，賢良素著者，承此云任足任則係
遵之術工，言大則應援之途者也。臣以為宜通
勅各督撫，以後每歲歲加甄別，舉則寧刻毋濫，劾則
寧嚴毋寬，其有惡績顯著者，不時據實糾參，責當
法司嚴審，俾以發界戒不盡責，備戒窮情徇
庇。若虎狼害，就糾通廣查訪糾參，該督撫即

以消彼論，庶舉勤發而武臣知戒懼矣。
曰防驕橫之漸。武職之與文職，可有相關，名雖實
不相轄，故凡類的
勅書，又云一應錢粮詞訟，有司職掌，毋得干預。且閱
邸報，見督臣金礪參固原總兵李茂一疏內稱
每年派取斗升，索價糴豆，私派堡藥，交納馬草。
又見科臣張文光參壽春營參將徐長春一疏
內稱侵占民房，強霸行市，吊打生員王肇運，甚
以織物填入其口。夫固原總兵轄制之地，有道為
縣官，壽春營轄制之地，有壽州之官，生員百姓與撫

將何與而輕其凌辱，將其科派通省州縣不敢過而一問。至強横尚可言哉。臣以為宜嚴飭撫將節官，不許欺弱士民凌制有司。並申明文武不相統轄之義，有將害科派者，有司申報督撫題參，重治其罪。俾統明則不受制，驕横之氣可漸清矣。

曰塞規避之路。文職原有告病，查核明白准其回籍，病痊起用。外省則往往休致，無病痊起用之例，所以杜規避也。今武職忽而稱病，請督撫代題解任，忽而病痊，督撫又具疏請補，推皆求用

矣。宜於值多事之时，则托病以谢责，迨事平之后，
復使伊以图荣进，又贿托捏报，一途陞转，多数
请堂收带赴新任，亦曰效用需人，则同胥指归
力。设使新任果系严拒，推不收，彼等才以代办使，
倘或趋避劳苦，去苦就甘，不遑以所作实事受爵
公务
得县於实，至非分之二者皆规避之路，不可以不杜。
曰严效用之途 臣 衙门旧有本
旨设
上年稍事堂使，缺差等员，上年稍事人员，而数至六几
或由科目，或係效劳，俱在衙门供事，惟差官一途，
頗报事名，以供车差押解投文投递之用，殆日多

有云騎積根冒充官中、一經年老、衙門檯席、如

虎如狼、多騎趙私、騎接驛遞云訪不玉前長懷

多役草戟飽飽而去、去往往有之、案查十一年三月奉

旨

科到考用接以守備取衛、臣思武進士方選守備武

舉亦選千總、外委等官、衛轄破敵、亦有紀錄、亦

准題補、今以白丁效用數年、而即得四品武官、經

覺未當、且此輩奔走之日多、習學弓馬韜略之

日少、一旦授以汛防要地、人缺未必相宜、且以兩

途有者皆缺出、宜選用一科二科武舉、役出身

科目、必知自愛身名、以之分差、自能守法、再定

以激勸勞年限酌日分別甄第考補各項守備
其以前効用差官武舉其奔走日久不便遽為裁
革必嚴加查覈果素無過犯又復諳練弓馬翰
略者方准照例考用庶官與人材兩収而効用一途
不致有虧人之弊矣至於各省督撫題補之例亦既
以鼓勵武臣一端又不可不慎為嚴核督撫既藉以
鼓勵麾下驍勇既功者以明爵賞勤之也臣查十
年間經界補臣內未有吏兵二部不肯掣肘之
旨今用兵地方督撫遇有提補查果人地相當有
功可錄不妨酌量准這以從平定之事不以內例

庶我軍心踴躍可以收得人之效矣以上各款皆
臣職掌所關故敢詳切敷陳惟
皇上
採擇焉

嚴飭兵之責成 順治十三年

兵科給事中臣嚴沆謹
奏為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事方今事之最急者
莫大於兵餉臣見頻年以來一處告急則一處
發兵軍需抱困於轉輸士馬亦疲于奔命即如

閩浙之間，兵至則賊逃，兵撤則賊又至，是賊且以逸待勞，而往來徵調，絡繹不停，我反受其困矣。且思在內大兵，即古所稱禁旅，原以居重馭輕，必須養精蓄銳，遇有非常撻伐，偶一遣調，以張四征之威。至若各地方總督巡撫提鎮節制，各有經制額設之兵，以備平時戰守之用，從前又慮其單弱，復於省會及衝要諸路，特遣固山駐防，是以主兵之外，再增一保障矣。乃每遇賊警，輒大爲虞呼請發
兵，以一處之賊，而集之以主客三項之兵，無怪乎

兵日餘而餉日匱也、以日累月生當責成各營擡
並提督標兵、將原設年受主將兵、精加遴選、實嚴
充伍、老弱者急行汰換、遇有者急行補額、令
於戰能守、有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則主兵既成
勁旅矣、至于駐防固山、該欽兵馬、即當專備征
伐援勦、不得僅以所駐之地、苟半無事、遵照原設
主兵盡撥而來、同歸無益、則防兵又添一重累矣
兩項兵馬、互為表裏、設有賊至、主兵可禦、而防
兵從之、協力同心、小醜何難撲滅、果係賊勢猖獗、
不得不請大兵、亦須奮勵主兵、互為犄角、使一鼓

印度、暹羅等、不但置本樣之兵、全不操練、專以臨時顧請、闡誘卸之端、如近日浙閩督臣佟代、福撫、不嬉私條、與督臣秦世禎糾訐不已者、皆由設方備之日、而且多衙門、理庶獄、則平日之不實心簡練士馬、調撥封疆、大可知矣、倘不及早嚴立責成、聯東各地方志而致之、誠不知何以存心也、從來用兵有攻有守、進取責於神速、必不可久淹歲時、防禦責於耕屯、必不可遠勞饋運、今經略諸臣、作何通同市算、尅日奏功、以資行之策、今徒有進功之費、而祇成延宕之形、暴露師

徒消糜粮餉此最目前大計武備早定勝算以
確固疆圉事竣之

檢勅藩方 順治十六年

戶科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為藩方專寄有年悍弁橫行日甚宜加檢教以
杜各省未發之奸事竊惟戡亂以武致治以文
古今不易之道也
國初奸黨猖行頻煩征勦

昔時出謀於殿陛籌畫決勝于疆場雖時使貪使詐法從可寬矣且為刀俎民且為魚肉而不得不然寔以俟之長勢也今承豢撫摩十有八載兄力殊供奉入版圖云

皇上發政施仁祭文安而謀長治之日也昨讀

上諭特發帑金三十萬兩賑濟滇黔廣若並佐三路進兵不時之需大哉

皇恩施于當危想見避荒父老扶杖欢呼感極而從之以泣之

皇上身居九重之內心周萬里之外如此其貫篤且摯夫

六曰陽奉陰違，實堪惻惻耳。方今大吏宜如何
心傳而力行，乃聞兩粵諸屬，煙逃威福，狐狸狙捻，
以假虎威，水陸舟車，老崇王號。臣同官楊雍建
又撫臣田昇龍，先後疏陳，義憤激烈，亦已足見大
端矣。今壽登雲驛接於贛縣，張牛祿叅奏于情
江，不曰屬吾，則曰屬兵，又何其牌行而無忌憚之。
天語崇嚴，草戒提向，已足破梟雄之膽，雪舌害之魂而
臣猶纍纍過計者，誠恐因循，未免投鼠而忌器，向
其將頑，欺負肅面而革心，尚使犯之者不足以戒
而言之者遂於視而不敢發，可不為之寒心乎。

且亦於此也、紀律之師、秋毫無犯、為使主將者、
偏裨以下者至橫行若此、是違法之法、亦可以示
亟議必曰詳
勅下該部、以從裨將一員犯法、主將作何申飭、裨將
二員犯法、主將作何處分、推之三員四員屢案
而上、輕重有差、即主將屬、亦於示審法嚴而今
刻懲、則他方可免豺虎之毒、該主亦得永保帶礪
之勲矣、而臣更有鰓鰓之過計於天下、如此其大之驕橫
之害、豈惟賴賜傳江南而已也、悍將之兇陵、驕兵
之為虐、亦不止焉、登雲張斗祿與曲龍少為患

忠以日訪閩浙江一省訪云該河城地劃數十萬
所塞以給之，不可謂不大矣。旧兵調遣新兵接
駐，後另劃濠方門一帶以居之，室盧什物照於
一夬，乃此不可謂不苦矣，乃駐兵遊手好閑，時間或
男人肅聚，白晝而搶財，或女子戲景，黃昏而入室，
擄同根虎狼，女難脫，此有耳訪共聞，有目訪共
睹也。此之因君者之疑防，與為府之禁物，縱兵出
入，後宮地方，豈無有殷實身先奪人之物，侵人之妻，
斷人之臂指，如何江城乎。據臣聽聞日久，情形切於
補東，據臣巡查云常，勢後同于偽會，特依河

者 付 等

而不思發諸部而不敢言耳、且請

勅下

各該堂官、乃計綱紀、力行盡訪、但有苟托、立刻

題參、以免重處、倘該堂官隱匿不問、或被科道糾

察、並治該堂官、以免君縱弛之罪、如是則行間去

跋扈之憂、百姓有生聚之樂、而

國

祚奠於苞桑矣、

核兵額以杜冒餉 康熙五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趙申喬謹

奏竊惟治世之道承安而必思危經國之猷揆文必

兼奮武我

皇上

真王基於一統建萬世之太平命將設兵星羅棋布每年養兵之餉不啻千萬計誠以鎮撫戢靖萌小民保泰寓意深而慮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設兵不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設餉不為虛費今之標鎮協營果能兵無虛設而餉不虛費乎如其不然則是冊上有兵而伍內無兵

此兵将安往也？纵上有饷，而军中无饷，此饷将安归乎？其弊固在于侵饷之发，而实肇端起于顶名之兵。盖兵之招募，按印有新收，而兵之事故此，即有开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自食粮之兵，皆顶名而无真名，若有招募，而系顶旧名，则无从辨其为新收；即係事故，而仍存旧名，则无从察其为开除。应除而不除，则未除以后之饷，供饱侵饷之腹；应收而不收，则未收以前之饷，尽入侵饷之囊。我往查点，而集人皆兵，亦不妨张冠李戴，孰能识其是非？或遣摘而裁，相沿已久，亦难指责，诘而

孰能據為改易，

朝廷捐餉所裁兵弁營伍空兵而靡餉，

朝廷方欲士飽馬騰之效，而營伍祇為肥家充橐之謀，豈不大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等案之事，而粮册空名，使可脫然事外，則頂名之兵即為藏奸之地矣。不惟是也，兵丁有准入場考試之例，而私行替換，使可倖弋功名，則頂名之兵又為舞文之階矣。種種弊端，該由頂名食粮，而其流遂至於不可究詰。且請

勅下

直省將軍督撫提鎮，嚴查各營兵丁，從前有

頂名食粮在逃，行按查報明改正，嗣後食粮兵丁，遇有事故，即與申報開除，一有召募，亦即掛名註册，俾將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貫，造册報部，倘有不遵，即以虛冒兵粮論，如此則兵皆真名，俱無虛兵，餉皆實納，俱無冒餉，行間皆荷戈之士，地方藉防守之益，而我

國家俱享磐石之安矣。

議補東省兵額 雍正九年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岳濬謹

奏為東省車兵懸缺未補謹陳末議仰懇

聖鑒事竊東省撫鎮各營于雍正七年五月內奉

旨挑選車騎營兵二千名派往北路出師欽遵派往在案伏查東省左撫海標右路漕運路通各營水陸文衛兖州鎮並撫標馬步兵共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二名係各員額丁名糧之外責在馬步兵共一萬五千二百六十四名係地方遼闊汛

額設綠營，分汛散防，僅供差使巡緝，挑壯練單兵二千名，又經核實十分之內，挑去一分有餘，是以汛額兵單弱，數甚遠，因查出征單兵，各有名糧支糧餉，荷蒙
聖恩，准予核實支領，俾資養贍，本季去夏內欽，仰俸
皇仁，寬敕緩議募補，而行伍關係甚重，又亟需補足原額。目前四營盡英勇將該兵子弟，諭令各營報明該管鎮協，擇其壯幹者，暫令頂補充伍。俟大兵凱旋之後，本兵回營，仍將該項暫充之子弟，俟有開除名糧，即准挨補，以示鼓勵。

既不繁另給新粮，又可以供資防護，實為一舉兩
得，倘該兵並無親子弟，無可頂補，可否於行
伍內查另募鄉農添補足額，仍懇
恩准另給半粮，暫資口食，俟伍中兵缺歸伍，停其支給，即將
親募之人與暫充之該兵子弟一體挨粮挨補，是
頂給粮餉，既費精力而兵數無懸，實于營伍地
方，大為裨益，再查兩鎮兵丁，俱係精習營務，且直
隸河南山西，外省來兵，均未到補，此臣一隅之見
故敢臆論，但臣身居東省，目睹情形，不敢不據實
密陳，上瀆

宸衷，倘臣言可採，仰祈

皇上特頒諭旨，將東省原撥車兵，分別免補，以資營伍，並懇免將臣揭參部，不使臣顯蹈越俎之愆，並戴

聖恩於無既矣。

定長江水師營制 雍正十年

署理江南總督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

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尹繼善謹

奏為備陳長江情形酌籌水師營制仰懇

聖訓事竊惟長江蹤連數省通湖達海最關緊要沿

江上下水陸並汛星羅棋布規制綦嚴但立一

營必得一營之實濟有一兵必收一兵之實用方

為措置得宜經久足恃臣荷

重寄隆恩兼理總督印務惶悚任之難矣恨當任之

虔兢數月以來竭力整頓設法稽察務冀技藝

飭整汛防嚴密，以無負我

皇上教訓期望之至意。而江南水師情形，每係有名無

實。且悉心諮訪，通身籌畫，其中未妥之處，恐只或

奴才有不敢不據實陳奏。竊京口為江淮鎖鑰，南

北咽喉，將軍艇槳兩營，駐劄為城，與係陸路。江

陰副將左右兩營，是係水師，此等沿江汛地。計

有京口河船五十六隻，候華船三十二隻，起撥八顏

安兵，兼以操演，實為江省水師之重鎮。今查兩

項戰船，共水兵一千四百餘名，切內將軍艇槳陸

路兩營甚精，陸路將弁並不熟諳水性，且船隻水

寧縣劉之高子港，去鎮城數十里，不能兼顧。除李狄兩標而外，俱系游手好閒，不但無人訓練，而且並無器械，徒有兵名，究無實濟。此京口水師不足之情形也。江寧爲省會重地，襟帶長江，居京口狼山上游，從前並無水師。雍正五年，欽奉諭旨，令江寧駐防滿洲官兵學習水師，部議於八旗滿洲蒙古馬兵內挑選一千名，派協領四員，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十二員，撥京口將軍標內船二十隻，共水手三百餘名，令江寧將軍督率，每逢春秋兩季，操演八旗官兵，實爲有益，但數

習水兵，必須設有專員。昔日部議，止令于鎮江
手把內挑選四員，遇小操之時，令其前往江寧
分配領其教習，至以操之時，仍回原任，無論暫
時派撥之員，並無專責，難收實效，即鎮江千把
亦不能教習水師，而佐領等官亦不能熟諳校下可。
況小能上城於操歷，今翰班四員，並無專責，至
今三月餘兵，不但未置器械，未習技藝，且家眷仍
在鎮江高資港，喜於臨時應差，其餘之日，多在本
往來口，而來口來往護員，除捕鹽船工之外，尚不
能熟識，一旦需用，官兵俱不聯合，人船俱不諳，手無

江寧水師亦無之情形也狼山為長江尾閭大海門戶額兵額設三營有戰船二十二隻定例春秋出洋梭練江汛每月會哨近年以來狼山營伍疏懈春秋不過駕坐船數隻每船配兵數名並不出至大洋止於江口來往數次草草塞責水面不能熟嫻焉能衝風破浪至於江汛會哨虛應故事止以書文具報會與不會隨其捏造更可異者捏稱大船原係出洋剿捕而竟泊於狼山港內高擱沙灘從不出洋操練廢棄戰船虛糜糧餉此狼山水師廢弛之情形也見在狼山營務日已

面交兵總兵王進楷，令其逐一詳察，徹底清查，將船隻之安放不妥否、桅舵位置、水兵之勇怯紀律如何，及以技藝並諳以會哨之法，令其實力操演，目後派員前往、覆查，務期加意精習、實心整理外，其京口將軍標水兵一千餘名，無不另行籌畫辦收費用，請將現在住高子港水兵一千四百餘名另設水師都司一員、千把各一員，駐劄高子港，專管船隻，管率水師，並歸江陰水師副將兼轄，除春秋與標兵會操外，間暇之時，即令教習藤牌、挑刀各種技藝，則駕船之水手，即精練之勁兵，標將則施於江洋，

停操，至可资防禦，庶亦用力成有用矣。江宁水师船只，俱在江边停泊，其水兵三百余名，因无楼房之所，前水师鄂弥达原经商酌，臣已拨与陈地，以宜酌量营房，临水并家眷，拟至江宁，以免数百里往返奔走。请另设水师守备一员、把总二员，专司其事，仍归水师统辖。其素日管理水师旗员，仍令兼管，除现八旗官拨移操演外，平时责成守备，督率船只，教习兵丁技艺，与西岸海口营相为对待，再添巴唬船数只，以供巡缉，则城外江边，又有营汛防守，实为严密。

抑臣更有請者，江寧京口額下省兵每一年兩次操演，而此外從不駕船，終難熟諳。以後京口江寧應每月輪于佐領協領防禦內，派出二員，輪駕船隻，酌帶兵丁巡查江面，如狼山鎮標、除省海汛之右營官弁，每月駕船巡視海面外，中左兩營亦宜每月輪派備，駕沙唬船二隻，於江面游巡，如此則水手因以熟習，額兵又可勤練，而長江數千里形勢連絡，遠近聲援，庶于武備少有裨益矣

請撫廣免追兵餉 雍正十一年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邁柱謹

奏為請免追故兵預領之餉仰懇

聖恩事欽諭旨予竊臣於上年八月邸報中伏讀

上諭開北路西路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進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省將弁指稱到部文而各家又前既領月餉例應病故扣故之日追出歸入截曠項內

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充

朕特格外矜憫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既領月餉

此時尚有力量可以措辦支發此項月餉亦著加恩免其追繳欽
此仰見
皇上加恩於出征病故之兵丁至優至渥且查楚兵赴陝
出口以來亦有軍前病故者原業奉文開除已隔數
月行追家口長支糧餉並追故丁名下操備庫銀該
家口俱以貧苦無依哀懇免追誠如
諭旨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既領月餉無力措辦支發可同
一轍但北路四省兵丁遇有軍前病故免追家口長
支糧餉出因同今日之
特恩未見部文通行且目下亦未敢援引並同一出征身已

之兵丁、自當共霑

皇恩、一例邀免、今楚兵通有軍營病故者、議將司庫三分耗羨銀兩找給故兵家口、並補還故丁之豫借庫銀

諮明戶部、先行立案、且竊思楚省如此辦理、已經推廣

聖恩、而別省尚有出征兵丁、不知作何辦理、仰懇

聖主洪恩、再頒

諭旨、宣示各省、通有出征兵丁在軍營病故者、亦比照四省及楚省見行之例、將家口長支月餉、並故丁豫借庫銀、一概免追、准將該省存公銀兩支給還項、則

皇恩浩蕩、無處不周矣

請設馬廠疏 雍正十二年

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嘉略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請設馬廠以裕邊防事。臣伏以戰馬為武備之要，連歲西路軍需，調解馬匹，陝甘兩省購覓甚難，俱從北路歸化城等處解送，不惟采買錢糧且長途遠涉，難免疲瘦倒損之弊。此誠云紀用兵以馬為先，將來大兵凱旋，邊防要區原宜多為畜養以備應用。考漢時廣置廄苑，設立牧師苑監分判河西。北魏時以河西為牧地，蕃息馬二百餘萬匹。唐時置八坊四十八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畜

馬七十餘萬匹、是河西諸郡、水草豐美、原係前代
畜產馬匹之所。目前留心訪問西寧撫羌戎地方。
可設牧廠、隨委原任西寧府知府黃謝前赴查勘。
黃謝稱撫羌戎周圍約二百四五十里、其間草地
甚多、且饒水草、可牧馬六七千匹。又肅州嘉峪關
外之花海子灘草地一帶、周圍約二百餘里、水草富饒、
是甘州之大草灘、涼州之黃羊川、水草大為豐裕、
可設廠牧放。臣請於撫羌戎、花海子、大草灘、黃羊川
地方、各設馬廠一處。每廠且先採買騍馬一千匹、足
馬二萬匹。查兒騍馬西寧口外、及陝甘內地、尚易購覓。

騾馬每匹約需價銀八兩，兒馬每匹約需價銀十二兩，即可揀買以為牧放孳生之用。其撥羊羣馬廠，即交西寧鎮經理，大羊羣馬廠，即交甘提標經理，花海子沙帶湖馬廠，是係安西鎮該處地方，但去安西甚遠，距嘉峪關止二百里，應就近交肅州鎮經理，令安西鎮防護，每廠各派遊擊一員，經理其事，其牧長牧副，即用本營千把總，牧丁即派本營兵丁，亦毋庸額外多費錢糧，每年以孳生馬匹之多寡，即定各提鎮之殿最，如此經理數年，馬匹蕃息，於邊疆防守，永遠有益矣。謹

議汛兵授田節餉 乾隆 年

吏部尚書臣孫嘉淦跪

奏為汛兵授田節餉以振農任事竊惟天下大勢在兵與農三代以上兵民合一故無農兵之費而收富強之實三代以下賦民養兵而以兵衛民兵少則不足衛兵多則民不勝其費其養始而兩者相妨而其終乃至於兵困民之弊生可考而知也唐之府兵頗為近古但據傳其法而戰守不分戰代農則耕耘未習驛來府兵則技藝未嫻蓋顧而兩有所不能精此以難於久行也哉

兵制，較古特詳，八旗禁旅，各省駐防，綠營之營，
星羅雲布，兵威有加於前，而賦稅無增於舊，故
正供所入，大半用以養兵，收減賦以養民，而兵額難
裁，收增餉以養兵，而民力素困，兵民為有相持之勢，
不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也。伏查各省兵制，皆按提鎮
之標兵，備操勤而不防汛，至副參遊守之營兵，則
多當差，而多駐防各處，通計天下守汛防汛之營兵，
不下二十餘萬，身膺差事，不能以時操演，往返
輪流，又不能專工守望，且小營之馬兵無多，不
出則有誤巡查，未出則有誤差，騎射操演之所以多

曉而道路之所以有疏踈防也。夫善爲政者、貴因其
勢而利導之。若欲責操兵之主城守、使專營而種
田、其勢誠有所不可。至守汛之兵、則固兵主田間
也。所居而場圃之地、所行而隴畝之中。現今墩臺
之下、汛兵每爲圃而種菜、若授田而使之耕、亦其
心之所樂從也。臣嘗行歷各省、見地直山東河南
陝西等處道路、甚爲寬闊、兩旁餘田、儘理區畫、皆
堪種藝。據臣愚見、守汛之兵、似皆可以授田。計每
兵餉銀若干、每畝收銀若干、使收銀所得符其
餉銀而止、則每兵所需不過一二十畝也。每一墩臺

例，有五兵承墾外去，仍有五里，道旁餘田，分給五
家，不足則買民田以補之，計其田價所需，不過兩
二三千之帑銀也。地判已定，給與一年之餉，使其
製田器，買籽種，或僱人承種，或子弟代耕，其使人
耕種而已年之，則不誤時將巡邏之務也，而且謀
生之計，日立通旁，皆人種田，即是守路，防人竊禾
即是查巡，重於守禦，不令而自然矣，種田有業，
莫能有業，收穫之後，再給一年之餉，使買馬
而負責之人，皆有恆產，擇其壯者，久為教練
俾操練，其於巡緝，不特而勤矣，汛兵既有

常業。亦需營中抽換，則在營之兵自可勤習騎射，
專工操演，炮技藝精熟，而其伍亦皆振飭矣。夫
在城者習戰，在野者習耕，宜勞其役，非難行之
事也。習耕者居守，習戰者出征，各專其業，無曠
誤之虞。如買田買馬之需，皆支歲給之餉，非分外
之費也。各省督撫，果能明於大計，而善為經畫，勿
狃大以驚眾，勿狃近以廢操，擇人任事，因地制宜，
非難成之功也。以三年之餉買田，一年買馬，樹藝一
年買馬，五年之後，各省營汛之兵皆可自食其力，
而停給餉銀，則是並未裁減兵額，而歲省庫帑

[illegible]

數百萬兩云屬於給草乾而賑增養馬數十萬匹而且道路之巡防日密並佐之橋梁日勤云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收爲兵之利而不蒙爲兵之弊一舉而善數焉此此之謂也日學識過踈見聞固陋謹就愚見所及冒昧敷陳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敬籌楚省營制疏 乾隆六年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臣那蘇圖謹

奏為敬陳籌楚仰祈

聖鑒事竊惟楚省襟帶江湖控扼苗土一切營制最關緊要必須斟酌合宜乘時辦理尚未周洽之處提陸兵額缺之類無庸添防身收實效仰祈頒示不敢遽奏緣臣到任以來無日不留心查察次第籌理今年

恩命調任兩江陛辭尚須料理未敢遽言之事竊臣札交新任督臣孫嘉淦籌畫辦理外茲有必須改

轄，又僅可裁汰五處通行防禁，故自黎池礁不敢
因已經調任，因循積默，謹就目思見，遞一函我
皇上陳之。
永順一協應歸鎮筸鎮統轄，以免隔越，以便控
馭之。查永順乃新闢土疆，北與湖北新闢之容美
桑植，南於九土司連界，西與四川新闢之酉陽土
司接壤，南則與鎮筸苗疆緊相毗聯，其所轄
之保靖、永定二營，又處苗土夾雜之區，地方最
為緊要。今隔越七八百里，遠歸常德提督統轄，
設遇有緊要事務，往返千有餘里，實有鞭長莫

反之真空鎮軍鎮東南之乾州高橋老一帶与承順惕東南之土聖坡相接，且承順惕鎮軍駐劄之處，相去不過三四百里，彼此呼可通，且鎮軍為楚南苗疆巨鎮，所轄鎮竿沅州永綏三協，辰協在鎮竿之東，永綏在鎮竿之西，沅協在鎮竿之東南，而永順即在鎮竿之東北，今若將永順改隸鎮竿，則四協環布，四面不特平日犬牙聲氣，即收指臂之益，且聲勢相連，兩援亦壯，況永順至辰協之上三百里，里程常途程稜，此路程途必由辰協經過，今辰協尚因苗疆緊要，近隸鎮

題 一

標則承順皇可遠籍提標、較有把握、雖用之實
在該時承順一協於近改隸鎮筸標統轄、康
形勢合而峙為壹、更無紛更評擾之煩、而於甯
控黄有裨益、
岳州常德二水師營、應改歸龍陽協營轄、以便接
濟、以一事權也、查岳州水師營、係康熙二十八年
前督臣丁思孔
請設立、彼時撥有岳州城守營兵丁一百名、是以即
歸岳州城守營轄、又常德水師營亦係康熙二十
八年前督臣丁思孔

題請設立。彼時因撥有提標兵三百名，是以即歸提標管轄。迨雍正十二年，前督臣邁柱因常德水師無歸統轄，專請改隸常德城守營兼轄。查案。查立法之初，原為水陸巡防，互相稽察起見，竟視不善。惟是水師與陸路各有分司，管制尤迥不相同，操練亦大相懸絕。乘風破浪與路馬列營，專止於步伐，豈可同日而語。況洞庭一湖為八省往來之要道，然冬水涸則港汊繁多，春夏水漲則茫無畔岸，為匪盜侵處易藏所，全賴水師營汛巡防緝察，終未得宜，方於

地方再查現在岳常二水師因兼轄陸路城守
營兼轄並有兼管之名並無訓練之實是以
二營水師斷不應照舊今查龍陽協專管洞庭
一湖之水汛而原水師專管西連常德東接岳州
與岳常二水師之汛地彼此接壤應請將岳常二
水師營俱改歸龍陽協管轄則以水師轄水師
不但聲氣接續可以會合並且三營相合以成犄角
之勢平日遊巡則聲勢聯絡有事調遣則呼應
自靈應統率自有專司而水師不致虛設矣
虛設之戰船查明量裁汰以省冗費至查龍陽一

協原額兵丁九百名，設立戰船五十隻，以供遊巡
操防之用。兵船本屬相稱，今查該協兵丁已經
於營內陸續裁減抽撥，再除額丁公費名糧，現存
實在兵丁止有五百六十餘名，而船隻未有裁減，以
較兵少船多，無從配撥，是此船隻徒泊河干，每
屆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六年拆造，虛糜
家帑，此項徒供風雨飄零。今查該營塘汛二十二處，
應需船二十二隻，再中東西三路并兵遊巡船六隻，
又將協遊巡船二隻，通共止需船三十隻，已足敷用，
其餘戰船二十隻，殊屬虛糜，應行裁汰為妥云。

地方營制，本有備責患，但今現議將岳常二水師營歸並祁陽協管轄，則有岳州水師沙戰船二十四隻，尚有沙戰船八十九隻，況界接毗連，呼應參息，甚近，遊巡往來甚屬周密，俟裁遊擊調遣之用。又衡州一協，歷來不設戰船，雖五七年前曾遊往，因該協遊巡湘江為兩粵往來大路，將衡州協裁汰之戰船，分撥六隻，為該協遊巡之用。今查衡州一協，雖通兩粵大路，但係屬山河，淤高水淺，不能操駕，多長粗笨之戰船，是以停泊河干，並未駕駛巡緝，實屬有名無益。且衡協水塘無多，不設小

哨船一隻，給塘兵撐駕，以備巡緝，較為便利，原無藉此戰船，應請將衡陽戰船六隻裁汰，以省靡費。又衡陽原設哨巡船七隻，內於雍正十一年裁汰一隻，尚存六隻。雍正十三年有數字二號船一隻，屆當大修之期，該管遊擊李應玉擅行拆毀，迨李應玉於另案參革，議令接任官賠造，因估價不符，往來駁詰，至今尚未修起。查衡鎮數字二三兩號戰船，係分防光化地之船，自數字二號船係拆毀之後，止存數字三號船一隻，赴巡該地方，更替巡邏，數年以來，地方甚為寧謐，是戰

字二號之船、亦屬冗設、應同衡陽龍陽各戰船、一並裁汰、其原船俱令變價充公、庶營伍無虛設戰船之名、而經費不致冗耗矣、

營伍私設提塘及字識、冒佔火糧之弊、宜革除也

查鎮標協營額設經制官兵、俱按地方之險易、酌量設立、汛防兩湖為水陸衝衢、地方險要、巡防設守、已屬汛廣兵單、則設一兵須收一兵之實用、豈可一名冒糧、乃查湖廣北南二省各標鎮協營、俱於省會地方並提鎮駐劄處所、各設提塘一名、為請領錢糧、及彙造奏銷移報各冊、而其實藉

以擇採上司可行可採，凡有關於營伍者，提塘

印信、勝文、先期通知，以西誓偏縫之計。

關鍵營之門，啟指撞之弊，皆提塘從中為之。

綜察弊竇，雖以枚舉，是提塘名色，已宜急為

革除。況各營設一提塘，必各給以名糧，以資工食，

營中專於鑽探，故又必多給名糧，以示獎勵。故一

營之中，給糧一二三分不等。今有北二省提塘協營，

共十餘處設提塘，不下十餘人，佔食名糧不下

二三十分。經營官陞用者，武職官員由行伍出

身，不知文義者居多，又因營盡有限，不能延請

幕府，是以文檄書寫，往往藉手於識以致弟華
高其氣價，每年于一分粮不足以養贍家口，輒以
辭粮要挾本官，而本官需用其人，遂倍索加給。
名曰伏粮，以供帮貼，每人多倍名粮或一二三分
不等，此不獨提鎮協營大員為然，即下而都守千
把亦莫不如是，衙門愈大，伏粮愈多，上行下效，不
能禁止。通計兩湖提鎮協營六十餘處，倍食名粮
亦不下二三百名，曠缺已極，且到任後即經手剋
營防兩湖各營伍，提標者行章條，于有道路遠
陽凡業造冊藉請給餉粮等事，必先請於藩理將。

則令提鎮大將擇倩一人辦理，其各協營或附於提鎮所屬之人，或約同附近營分同僱倩一人承辦，仍仿令捐費工食，不許擅給名糧一分之外，於營公費內准其量給工食，以資膳養，統於年終造冊報銷，其提塘書識諸務有代之名糧，通一併出來，打募補以足兵額，惟是整者臣曾嚴飭禁革在案，而各營積習，各省大概皆然，可否仰祈

皇上

勅下各省督撫，請旨一體清查裁禁，庶額兵不致曠缺，而兵餉亦免虛糜矣。

以上四條，皆就臣愚昧之見，因地因時，且陳管見

奏書前遺之稿

之標辟分別釐正劃係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睿鑒

欽定安西營制　乾隆九年

總督川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
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承恩公臣慶復謹

奏為安西各營應請酌量分轄以重體制事竊照各
省提鎮係本城設標及城守於所屬遊都等營各
分隸於副參並轄提鎮惟為統制以專事權於其

可分隸者，將經隸轄歸安西提鎮之初，惟沙州
一協並轄黃墩踏實二營，考司千餘里，營去可分
長，供經隸鎮轄，至乾隆三年，從其營識，因踏實營
去沙州三百餘里，去安西僅一百餘里，請改歸鎮
轄在案，今若改為直屬，以安西改鎮為提，其所
屬之鎮迎營只改為協，是安西提督所屬已有沙
州鎮迎兩協，則順並制設多增添，規模自非昔比
而所屬零星，各營自應因時制宜，量為分隸
查沙州一協，在西安之極西，各營相隔遙遠，惟
黃墩營相近，應仍並轄黃墩一營，至峰搖左右二

該管考司、至靖逆一協，在安西之東，道路尚近，乃
以正仍赤金一營，至新設之塔爾灣一營，分駐彼仍
歸於提標駐轄，不特可聯行整，且與伸等手協聲，
唯安西提臣亦常咨移卜隆吉一營至新設處之橋
灣營，西至安西一百七八十里，東至靖逆僅一百三四
十里，在統歸靖逆協副將直轄，孫瑞營一營，若
距沙州寫遠，而離沙州營亦僅百里，凡文移往來，
直達沙州，並無迂繞，較之安西，更為捷便，且查
所有各遊擊營者考司亦甚多，現今據該營都司
善以為宜，案內議令卜隆吉遊擊互換，遊擊尚

可兼轄考司，何況參將于營制尤屬無礙，應將瑞

安營改歸溫州營兼管，庶該員得以專成而協並

溫州一營，便於轄查料理，苟因歲末日詳核道遠，撥

之形勢，提臣亦常致議，以為文協請將卜除吉營丑

致屬之稽漕營，就近統歸瑞安協副將兼管，而瑞

安一營，亦就便歸溫州營參將兼管，一切事件俱由

該副參查察核轄，提臣仍統為節制，則屬員轄

察，營務益加嚴密，無事之於操防，有事之於

捕緝，均有裨益，而於現在不過一為改隸，章程即可

永示定，並非有致紛擾費而多便者也。

嚴禁派累營兵 乾隆九年

協理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兼理軍機處
行走紀錄一次臣胡寶瑔謹

奏為請預嚴派累之禁以恤營兵事竊照

皇上特遣大臣前往河南等省查看營伍以校訓
練之方杜廢弛之漸使我行間咸成勁旅而積習
從此而除實于營制大有裨益臣竊以為營兵
雖平時差操究不免因循懈怠至于撫大吏有控
制之責而耳目難周即乘使巡查該將弁一聞
特派惟圖掩飾一時不過使旂幟鮮整行隊分明

演陣一次俾可了然而其修理戎器刻期整補
不甚傷派扣抵之累皆向来之積弊此次
欽差
大臣查閱其器械之堅脆技勇之生熟人數之
虛實糧馬之銷盈惟是積玩之餘旗帳甲
冑弓刀馬匹之數此時閱風修整買補以敷
新造勢所不免亦有營員或乘此借端苛派或
此後士扣月糧俱未可定俟其我
國
家養兵恤士惟憚軍裝鉅費之以名糧又加之以
生息為受士馳馬騰威仰藉
皇
仁永資豐富若不預禁浮派累我戎政兵丁坐害敖

月之粮印有妨於生計且請

勅下該部印造行文各督撫提鎮等嚴飭營弁遍行

曉諭毋得隨時派撥及從中扣如有數項情弊

立即查參倘實係徇庇或經

欽差大臣糾劾或被確訪真

揭明該管上司一並嚴加議處如此則戎政肅清軍

無係累各營士卒自必益加鼓勵矣

籌戎政事宜疏 乾隆十六年

雲南開化鎮總兵臣蔡何納謹

奏為敬籌戎政事宜仰祈

聖訓事竊臣愚陋庸材仰荷

皇恩三畀綠兵重任至殫竭駑駘難報萬一凡此

營伍事務皆分所應為又何敢瑣瀆

宸衷第措置不當辜負

聖恩是以心與身不敢一日偷安致誤叢靡之愆敢陳

數事仰懇

訓示於中

官兵步弓宜照例全改五力以上之查一營中軍器
有先弓箭孫須箭長弓硬方能致遠出箭平直
易於中的甘為於臨場考驗查舊兵弓新舊不一
輕重參差多緣無力修製因循將就行令中軍
逐一稽查撥孫三營內除五力以上堪用之弓不
計外內有堪用應修弓一千八十三張即飭添料
修整加筋添力務足五力至有不堪使用弓三
張亦即另為新製五力散給射用共費銀五十七
兩一錢零皆性甘儉約隨再節省捐益營伍精益
兵力又捐製五力以上弓三十張把箭四千面為目

於未申二時在署旁箭道內，日親率步射，令願學射者不拘馬步鎗手伙丁，通准隨班輪流演習，現成弓箭不費己資，人人爭射，指授射法，領會者多。從前所謂通透者、撒放技力之要，今則弓硬箭長，時平拉滿，撒放諸實，已能十分之六矣。

馬步射法宜以步射一式為正，查嘉慶十三年，署天津鎮臣補熙奏准定例，官兵馬箭不得另用軟弓，務須馬步一弓，拉射指法當與步射一樣，奈例行已久，合式固有，不適者甚多，俱另用軟弓，或以兩指挾扣，翻勾弦於次指中指之間。

我滿把挂弓、夾箭於次指中指之中、惟圖出
箭直注、全無準鵠、且有將弓稍擡入檔內、旋展
不能自如、均屬有違定式。臣等於考驗之時、務必
視為騎射、以適遠遲慢、怯懦積習相沿、驟難更易、復
又定以三月之限、務令通行全改、咸歸合式
馬兵騎射直鎗箭二枝之查武場舉子考試
一馬步須三箭、以昭嫻熟、而馬兵專主武藝、純射
一箭、尤以見重優長、況馬鎗一項為軍中之利器
凡兵丁一概馬糧、即置鳥鎗於不論、日久自然生
疎、以已得之技、令其復失、殊為可惜、武有竟行者

弓箭挑技於粮未曾一試偵通馬上亦用鳥槍之處又恂何時無怨耳 見直隸首省操演馬兵一馬但係先打一槍後射一箭而演者並未一见語嗣後操演馬兵通與直省之例馬上騎射務須先放一槍後射一箭庶見技藝之純熟而鳥槍不致於生疎矣

鳥槍要丁宜查例練 打准的之查火器之中鳥槍最爲便捷身法固不可少而准的尤爲緊要殊不知准的即在身法之中左右兩手高卑有分進退連絡環上下於應心眼俱到中把自易達復

遵旨乾隆元年

上諭、再內中營打仗、今年操三營、又武濟二營、凡演
習鳥鎗、地次月法合式、又當遠立把子、加裝鉛子、
習打准者、俱熟、中多者有賞、不中者有罰、現俱能
有准者、日就純熟、
鳥鎗手宜益習手藝、又查一營中手藝鳥鎗、均因
樹堅硬之料、不需而鳥鎗一頭、尚有陰雨潮濕、火
門不進之處、未及手藝之於後、自然不避風雨、便
操技練、如是者操人林前重手鳥凡習手
藝故、每以用步操馬、由馬操官、循教而堅至馬

該隊技純熟，原屬軍中利器，而平時亦能于
前挑撥馬粮例，亦可造，安見藉手中有得伏
壯健，出師功告竣，終身一餉，上進無階，即或
情慣人才，虛因挑撥為弓箭步粮，令其加賞獎習
堅可造就，去如年空過大，負破勝立，項強膺挑
環推如法，仍未使挑補馬粮，殊為可惜，與其獨學
於挑補之時，更屬預演於未挑之先，文功名之會
人許爭趨，慎樂與情，俱皆心歡，自令學習以求
捐製弓箭，依其拉射，人人奮志，視去路丁皆能
步射日久，自必精進，凡有人材，自不致於廢棄矣。

概帶腰刀、宜練習用法也。查假兵佩帶腰刀原
資防範禦敵之用、若不知使用之法、是有刀與
無刀等。現今若文通一加鋼刀則利矣、向之習
兵之中、惟鎗手能用、至於馬步弓箭兵丁未曾
學習、倘遇邊兵相迫、一時鎗箭不能施展、執
刀無以捍禦、是使用之法急宜講練。且已通飭
各營、俱令加意學習、馬兵練習馬上腰刀之法、
步兵練丁當學步下腰刀之法、日漸學習、現有
十之三四、但學習腰刀、原為步內之事、而廢弛日
久、及另視為缺少之條、而不宜以足練之操、於難

督同該協副將考校馬戰名粮以及外委
千把員弁，務於鳥鎗、馬步弓箭之外，復考其
馬步藤牌、刀、矛、叉，并挑砍架勢純熟得法者，方准
挑拔，自必人人練習，可望純熟矣。
技藝優劣，宜分賞罰。又查兵丁技藝，原當習
練嫻熟，而鼓舞之員，亦以信賞必罰，更足以
動激勸之心。且均定凡步箭五枝全不中者，責
儆，應以降粮。中一枝者，勒限學習。中二枝者合式，
中三四五枝者，分別獎賞。五箭俱中者，即為記
名。鳥鎗打靶五鎗俱不中把者，内有不過門者，

責懲、其不中把而免予罰待其於勤限學習中上鎗、有合式中二三鎗者、分別獎賞三鎗俱中者即為記名、馬兵騎射生疎、鎗箭俱不能出者責懲、降為步糧、鎗箭若不能中、而不致於生疎者、勒限習練、一馬能於鎗箭之中上把一次者准為合式、鎗箭俱中者、獎賞記名、仍於技優記名之中、彼此較勝、以為拔補之次序、

官兵備器宜照數實存也、查內外文武官員、以品級之大小、定備器之多寡、陞遷隨帶、損壞添補、例行已久、自應實在製備、而邇來叢積、更宜有備

之患，況例內在京文員尚須預備，在外武職更
有防禦之責，豈容置之不論。且歷任經由之
吏，每每查詢兵多製財，皆因遷調，默運為收，
遂爾因噎廢食，不製者多，殊與定例有違。宜
思武職以弓箭為本務，況前為軍中首先利器，
寧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請通飭內外文武官
員，一体照數定數目製備，長前新舊接任，即查
交代，不必隨帶，以免馱載之累，遇有損壞，隨時修
補，造入軍械冊內，一体盤查保題，如值查點之期
缺少不備，即以缺軍器參處。

一盔甲旗幟、宜慎披執也、查中樞政考內開盔甲折損壞、每年裝曬節項除查驗操演日期及奉堂大員經過查驗、穿戴披執持出外、欽差大員經過迎送巡防并被執迎送均該受罰、借一年節用、逆以五案、查出多員點驗、折幟盔甲、務要鮮明、如遇中堂大員經過、適值天雨滂沛、另不穿戴披執、有違定例、若照例而行、難免黴銹、或有上司日親淋漓、令其避脫已屬無及、即或公費有餘、亦不肯以無益之迎送而換有用之甲幟、況滇省公費不足、安見長用而就

欽此定例，似能慎重單裝之至意，且護者

遠來天末，携囊盈甲，製自粵東，往來盤纏

價值又昂，更宜可惜，副段除查照及大修案

内辨覆降，仍遵旧例穿戴執持，遇有陰雨

委大員隨時均用外，仍遵本省大員往返出

穿戴號衣，雖備執持旧存新職並遊，應單

裝不致易舊，而公費不至多費矣

以上九條，多屬冗糜，並且以責中之能而調剤

整頓起見，放進

聖主不避瑣瀆，條晰以陳，是否可行，之本敕或

可通行否爲我素見淺鄙尚未妥協伏祈

皇上訓示遵行